

王樹柟祝張學良壽

民國十九年庚午（一九三〇年），張學良在瀋陽過三十歲生日，因為上一年通電擁護中央，卸下五色旗，改掛青天白日旗，使全國統一，又因為三十是而立之年，各界對他的印象改變，寄予期望，希望他而立之後切切實實為國家做點事情，因此各方面所贈的壽言，各式各樣都有。其中有一壽聯是北方著名學者王晉卿（樹柟）先生所送的。句云：「眼中歷碌無餘子；天下英雄唯使君。」

在一九三〇年六七月之間，張學良眼中的確可以無餘子，因為兩雄角逐中原，張學良安居關外靜觀世變，他幫助齊國，則齊國勝，幫助楚國則楚國勝。勝負既分之後。勝利者與張學良便可以舉杯互祝「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！」你說這一副壽聯張學良見了不眉開眼笑嗎？賀客見到了難道不點頭稱善，心中有數嗎？

原來民國十九年春夏之交，閻錫山、馮玉祥反對南京蔣介石，要另外組織國民政府。閻馮又拉汪精衛、李宗仁、白崇禧加入陣營。南京下明令討伐，雙方乃出動軍隊數十萬，打個你死我活。當時南京的蔣介石，太原的閻錫山都派特使到瀋陽爭取少帥張學良，如果張幫閻，蔣必敗，幫蔣，閻就要下野出洋。所以爭取張學良過來是非常重要的，少帥手上

擁有數十萬大軍，自一九二八年張作霖退出關外後，東北軍養精蓄銳已有兩年（一九二九年，張學良受南京擺佈，挑起中東路戰爭，給蘇聯打敗了，雖有損失，但很快就補充了），正是一支舉足重輕的部隊。南京方面為了爭取少帥，派張群、吳鐵城為代表，到瀋陽活動。閻錫山也派趙載文、賈景德為代表。

傳說張群帶的活動費一百萬，而山西的代表只限每月開銷不得超過五千。張群、吳鐵城在帥府大派銀紙，帥府上上下下的人，無不對其發生好感，張吳又善交際，吳鐵城還陪少帥打網球、跳舞，飲飲食食，非常老友記。南京的代表無論甚麼時候到帥府求見，少帥無不立即迎接。閻老西的代表呢，求見少帥，要先掛號，排定日期，得少帥有空閒才接見。在感情方面說，山西代表已棋輸一著，未必能爭取到少帥參加了。這是從外表工作而言，至於雙方代表向少帥提出甚麼秘密條件，就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的了。（據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，南京許張以河北山西地盤外，復加現洋六百萬云云，可備參考。）

就我個人膚淺的推測，南京代表許諾的條件，必然是答應給予張學良很高的官職，因為他現有的不過是一九二九年易幟後受封的東北邊防司令長官，屬於地方性的。如果封以全國性的軍事高官，便是蔣介石居正，他居副，換句話說，他的地位是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」了。條件比山西代表能提出的當然好得多，何況中國人素來就有一個「正統」的觀念，南京的國民政府，究竟是一個合法的政府，它所封的官職，是不折不扣的正式官員，為國人所能接受的。山西能封他甚麼高官呢？如果封張學良一個「全國海陸空軍總司令」，張會覺得馨香嗎？（十九年二月李宗仁白崇禧等已推舉閻錫山為全國海陸空軍總司

訟，馮玉祥、張學良副之了。）

張學良對這個問題，必定考慮了好幾個月才作出決定的。決定之後，張學良便於九月十八日發出和平通電，擁護中央，這還是不失為明智之舉，因為九月一日北平擴大會議通電公佈《國民政府組織大綱》，推定閻錫山為「國民政府主席」。到底這個「主席」的來歷不明，他封的官有人承認嗎？張學良是聰明人，當然有能力辨清楚的。結果少帥揮兵入關，北平的「國府」要人，雞飛狗走了。但閻錫山還不肯罷休，把「政府」搬到太原。打了將近一年的仗，戰火影響所及的凡六七省，死傷兵士平民不計其數，經張學良一紙通電，就戰火滅息，敗者紛紛逃亡，此舉意義之大，值得大書特書，「天下英雄唯使君」之語，雖微有「擦鞋」之嫌，然亦實錄也。

一九二九年元旦，東北易幟，從那時起，我對張學良的看法，又和六七年前不同。近日見報紙刊登他九十歲的照相，風采依然，只是老了許多，記得五十多年前，國內的報紙時時有他的近照出現，那時他只不過三十六歲，我三十一歲，歲月不饒人，彼此都是耄耋的人了。我當然不認識他，也未曾在路上或甚麼地方碰見他，一九三四年我初到北平閒居時，他不住在順承王府裏，可以說我們並不同城而居，同吸古城的空氣。那時候，張學良住在南方，先後擔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，武昌行營主任，西北剿匪副司令等職。（所謂剿匪者並非打草寇，而是圍剿共軍。所謂「武昌行營」者，是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的行營。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，不久又設軍事委員會。到民國二十年發生九·一八瀋陽事變，廿一年淞滬抗日戰爭，國民政府為了方便蔣中正大權獨

攬，重組軍事委員會，設委員長一人，由蔣擔任。其時政府著重安內，盡全力清剿心腹之患，認為非去之人民永無寧日，故對於日本只能忍氣吞聲，因剿匪，遂有武昌、西北、南昌等行營之役。五十年後的今日觀之，剿匪尚未成功，而日寇入侵，遂使中共坐大。那麼，當日之大力剿匪，正是為人民立太平之業，值得我們擁護的。張學良大概在幽居那五十年中，已明白了以前他主張抗日聯共之舉是誤國殃民，故此他九十生日時自稱罪有應得的罪人了。當然，鄧穎超的賀電吹他有功，張學良也許會嗤之以鼻。）

記得我初次從畫圖省識張學良的春風面時正是民國十一年壬戌（一九二二年），是在上海《時報》的時事照片中，那時第一次奉直戰爭，張學良是奉軍一名旅長，時年廿二歲。奉直戰爭，歷時不過一月，但雙方罵戰，以電報進行，張作霖、吳佩孚、曹錕各以其名義大罵對方，而張作相（奉）、楊宇霆、張學良（奉）、王承斌（直）、齊燮元（直）、蕭耀南（直）等也具名相罵。如是者冷戰經年，然後熱戰一月。結果奉軍打敗仗，張學良也受了傷，奉軍退出關外。從那時起，我就留意這個年青的二十二歲軍官。以後便是民十三（一九二四年）的第二次奉直戰爭（這次直系瓦解），奉軍入駐京津，奉軍開入江南（民十四），在河南與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大戰（民十五六七月間），東北易幟（民十八）各役，張學良都是其中眾主角之一。到民國十九年，他通電主和，擁護中央，派東北軍入關，從此他的勢力發展到中原，他的聲望達到頂點，年方三十，在瀋陽做壽後才入駐北平，以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坐鎮平津，洵可謂英雄得意之秋矣。

可惜為時不過兩年，一夕東北盡失，背上「不抵抗將軍」的惡名，前此國人讚美他

的，忽然翻臉口出惡言大罵。民國二十二年三月熱河失陷，行政院長汪精衛攢烏紗，邀他同時下野。張學良於三月七日引咎辭職，到上海戒毒，四月十日，乘意大利郵船赴歐洲，這時候我正在上海做事，有緣和張學良同處一城了。

民國廿三年，張學良應蔣中正電召回國，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，與共黨作戰。根據近年中共發表有關張學良的資料，據說，他所率的東北軍，在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陝西、甘肅各省與共軍作戰，不斷受到沉重打擊，損失很重。經過共產黨多方面的爭取，接受了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的主張，與共軍秘密訂立互不侵犯、抗日友好協定，向蔣中正建議改變安內攘外政策，遭到蔣的痛斥，並對他施加壓力，故有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之役。

中共所說的張學良與共軍秘密成立互不侵犯協定，是否如中共所說的如此這般，我現在還不敢相信，除非張學良有證明。如果確有其事，則張學良統率數萬大軍，在進行剿匪當中，竟然私下和匪徒訂立互不侵犯條約，不但貽誤軍機，而且背叛黨國，處以極刑也是罪有應得。稍後又搞出一幕西安事變，捉完又放，國人對他的觀感，已大有改變了。

張學良早年的簡歷，應該介紹一下。他是奉天省（一九二八年後改稱遼寧）海城縣人，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（一九〇一年）四月出生，是張作霖的長子，他誕生後不久，張作霖即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招安，從此成為國家的武職官員，漸漸發跡，等到張學良懂得人事，會享父福時，張作霖已雄踞奉天，進一步把吉林、黑龍江盡納入他的勢力範圍，儼然形成一個東三省帝國。這時候是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年），張學良十八歲，考入東三省

陸軍講武堂炮兵科學習，畢業後，授炮兵上校。任奉天督軍署衛隊營營長，保衛督軍張作霖，升衛隊旅第二團團長。民國九年六月，升第三混成旅旅長，十九歲的年青軍官，就參加皖直戰爭，奉軍協助直系頭子曹錕打敗段祺瑞，直系遂得操縱北京政局。直系大勝，張學良亦以功晉級陸軍上將，時年尚未二十也，進身之速，未必不緣其父之影響，但也因為他作戰英勇，奮不顧身，功名卻是自家掙來的。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第一次奉直戰爭（這是吳佩孚欲問鼎北京，趕總統徐世昌下台，以便曹錕登上寶座，故藉攻擊張作霖支持的梁士詒內閣，遂起兵戎），張學良任奉軍鎮威軍第二梯隊司令，指揮東路軍事。這一戰爭打了不到一個月，奉軍失敗，五月五日，總統徐世昌下令飭奉軍退出關外，十日，免除張作霖東三省巡閱使、奉天督軍和省長各職，聽候查辦（奉方立即反應，斥為「北庭亂命」）。張作霖嗤之以鼻，關起門來努力整軍，張學良協助乃父籌劃，成立了東北陸軍整理處，張學良擔任第二旅旅長，兼整理處參謀長和東三省航空處總辦。民國十三年，升任二十七師師長，兼東三省陸軍訓練副監，駐防錦州。

第二次奉直戰爭發生於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，張學良任鎮威軍第三方面軍軍長，兼第四師師長，在山海關方面作戰。直系失敗，奉軍控制了京津，下一年春天張學良統帶京榆司令部進駐天津。民國十五年廣州國民政府北伐，接著張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國軍，自稱大元帥，興兵討赤。是年七月，張學良任安國軍第三軍軍團長，進兵河南，企圖阻止北伐軍前進，但被黨軍擊敗，退回保定。

民國十七年北伐軍二次北伐，安國軍節節失利，北京危在旦夕，張學良力主退出關外，停止內爭，張作霖接納了，專車將到瀋陽時，在皇姑屯為日軍炸死。張學良化裝秘密回到奉天，被推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，成為東北最高統治者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張學良擁護中央，服從三民主義，國民政府任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。

這是張學良前半生的軍事生活，後半生就完全是「幽居隱士」了。六十年後，如果他還記得有王晉卿先生那副壽聯，也許大有感慨。

王晉卿先生我也在這裏介紹一下，他是民國初年北方最為人尊敬的學者，為當代的大古文家。他是直隸新城縣人，光緒十二年丙戌（一八八六年）進士，由知縣起家，以治績累升至新疆布政使。他年少時即以古文辭有名於時。初時喜歡駢偶之作，後來和張裕釗、吳汝綸相識，始悔其少作，遂致力兩漢，而出入韓愈、王安石之間。浸淫有年，且旦有成，直欲駕桐城而上之。宣統三年罷官歸京師，而名滿天下。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任清史館總纂，民國十九年在奉天主講萃升書院，贈賀聯即在其時。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一月逝世，年八十六，遺著有《陶廬文集》七卷，《陶廬箋牘》四卷，《陶廬駢文》一卷，《陶廬外篇》一卷，皆收入《陶廬叢刻》中，我從來未看過，我相識王先生這一年，錢基博（錢鍾書之父）的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初版問世，增訂本，論王樹枬有云：

（其文）紆徐委備，于質澹中出波瀾，機神湊泊，韻味盎然，乃熙甫（按：明代大古

文家歸有光）勝境，而文筆之拗折，仍出荆公。……而樹柟尤才高氣奢，群經子史，皆有撰說，又廣為詩文以經緯世事；而于外國載籍，搜討最勤。嘗欲取彼制度器物，提罔綱領，推類以求，包括萬有，作《西雅》。取彼用弱為強大有為之君，摭摭政跡，顯揭其功，而歸本君術，作《海國君鑑》。而尤自喜者，《希臘春秋》八卷，《歐洲列國戰國本末》二十二卷，《希臘春秋》以年為經，《戰事本末》，以事為緯。辭筆雅練，而發之鏗訇，學左丘明，神到秋毫，雅壯多風，亦瑰作也！……

論其詩云：

樹柟為詩，雄恣怪瑰，亦以昌黎為宗，而特參以孟東野之淒苦，李昌谷之警麗，則與曾國藩之由黃山谷以學昌黎者，蹊逕微不同。……

最後則總論之云：

自裕釗、汝綸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先後十餘載；北方學者，多出於其門；此兩人者，皆嘗親承緒論於曾國藩，於是燕薊之間，始有湘鄉之學。惟樹柟適亦以文學崛起於是時，且於義理、考據、詞章三者，皆有深得，其為文尤有合於國藩標舉之旨。裕釗、汝綸，並皆引為畏友，不在弟子之列。而樹柟生平亦雅不欲標榜門戶，謬託師承。

顧當北學絕續之交，獨能異軍突起，以與東南爭一席之長，非卓卓克自立者，烏能若是！嗚呼，可謂豪傑特立之君子者矣！

於晉卿文事，讚揚備至。因為錢著是文學史，故於晉卿所治的樸學，未加一語。今人張舜徽先生於《清人文集別錄》有論及此云：

樹柵早歲讀書，仍沿乾嘉諸儒蹊徑，而嘗肆心力治樸學。故於文字，訓詁，亦復研釋甚精，所著如《爾雅郭注佚存補訂》二十卷，《廣雅補疏》四卷，皆甚精邃，斯又並世文家，無能為役者也。

此論甚確，並世文豪如王湘綺、馬通伯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吳闈生（吳汝綸子）、陳三立，皆無能為此役者也。

我在北平閒居時，因與林詒書先生談到北方的學者，問他識不識新城王晉卿先生，他說何止相識，他們還有世誼呢，林先生立即寫了他的名片，介紹我去拜候他。王先生那時已經八十四歲，但談風尚健，他說他在新疆任職布政使時，隨便拿起筆來描繪塞外山川風物，民國後回到北京，也時與畫家往還，不免手癢，也學人家寫些山水畫，只在遣興，不計工拙。他還笑道：「你如果想學寫畫，不必求師，隨筆所之，寫你心目中所想寫就行了。」（王先生於光緒三十二年由道員升布政使，宣統三年五月解職。）

下一次我再去訪候王先生，他寫好了一個扇面說和我交換一個。我說對不起，我雖然喜歡談論書畫，但對於寫畫卻是門外漢，待我將來會寫了，再來補過，如何？我又對他說：「我很貪心，您這個扇面我先要了，好嗎？」當然是可以的，所以我一直保存著。（舊日北京書畫家風氣，有交換扇面之舉，因為向對方求寫一幅畫，似乎不大好意思，求個扇面，則以扇面是小物件，畫面不大，三兩筆便可了事，輕而易舉，故求者易於開口。何況又說明要交換，彼此各不欠情，較為心安理得也。王先生是長輩，我當然不敢開口「交換個扇面」的。到我寫畫略有進境時，王先生已謝世了。）

梁啟超求勳位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七月二十九日，大總統袁世凱，以總統名義頒佈「勳章令」和「頒給勳章條例」。主要內容如左：

勳章等級：（一）大勳章，大總統佩戴。（二）嘉禾章，一等至九等，授給有勳勞於國家之人，或有功績於學問、事業之人。

是年八月八日，袁世凱又公佈「勳位令」，主要內容如左：

凡民國人民有勳勞於國家或社會者，皆可授予勳位。勳位共分六等：大勳位、勳一位、勳二位、勳三位、勳四位、勳五位。勳位由大總統用親授式授予。

勳位終身保有，但依刑法受褫奪公權宣告者不附帶其它特權。

最妙不過的是勝朝的王公貴族，也共沾民國總統的恩澤，「勳位令」中規定：

各種世爵均以授有勳位論，其對比如下：（一）親王、郡王、貝勒、貝子，同大勳位；（二）公爵同勳一位；（三）侯爵同勳二位；（四）伯爵同勳三位；（五）子爵同勳四位；（六）男爵同勳五位。

這樣，在青島的「恭親王」溥偉，在大連的「肅親王」善耆，他們在租界裏搞顛覆新政府活動，大可以戴起大勳位來增加聲勢了。不過他們都是復辟派的領袖，對於中華民國的名器是不屑一顧的。

中華民國的大勳章是授給大總統一人佩戴的，但可以頒贈給其他友好國家的元首，以睦邦交。民國元年雙十國慶，是中國第一次舉行的授勳典禮，和前清的皇帝以花翎頂戴賜予臣工同一作用，得者視為無上光榮。

元所國慶盛典，大總統以大勳位授予孫文、黎元洪，而以勳一位授予唐紹儀、伍廷芳、黃興、程德全、段祺瑞、馮國璋等，孫文雖曾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但今已卸職，故無接受大勳章的資格，即有，孫文亦必拒絕。

民國元年八月，孫中山入京，曾與袁世凱晤談十三次，根據梁士詒所說，每次談話時間，從下午四時至晚上十時或十二時，更有三四次談到兩點鐘後的。每次見面，只有孫、袁、梁三人，屏退侍從。兩位民國偉人所談的都是國家大政，談得很是融洽。九月九日，袁總統發表孫中山為籌辦全國鐵路督辦，因為孫中山向袁講過他的抱負，要築鐵路二十萬里，改善中國的交通。這個衙門雖然成立，但未辦一事，數月後，二次革命發生，袁且下

令通緝前臨時大總統了。

孫中山在京勾留約月餘，即返上海，民元雙十節授勳，孫中山授大勳位，孫中山和黃興都敬辭不受。孫的辭電說：

奉真電特授文大勳位，無任慚惶，去歲民軍起義，東南十餘省，已次等光復，文甫歸自海外，其於國內同胞，感情尚有隔閡，須急謀統一，組織臨時政府，勉從眾議，承乏南都。後賴我公以救國決心，力全大局，幾經辛苦，乃有今日，文始終因依其間，實無功可述。今承大勳特授殊榮，中夜捫心，適以滋愧。且文十餘年來，持素民主義，不欲於社會上獨佔特別階級。若濫膺勳位，殊與素心相違。務乞鑒茲微悃，收回成命，實深感荷！

這個時候，孫袁之間尚未發生裂痕，袁向孫大施籠絡手段，以國家元首之禮接待他，國慶授勳，以大勳位授予孫先生，是合情合理的。但孫中山婉卻，理由也很充份，所謂武漢起義，各省光復後，他剛從外國歸來，暗示「無功」，這恐係孫先生自謙之詞，但北方的人也多持此說，袁世凱心中必然也有此想存在，故此孫中山不妨自己說出。至於所謂「不欲於社會上獨佔特別階級」，倒是孫先生的崇高志趣，故在此向袁表白一下。

孫中山先生給袁世凱的信，其中一句最為我欣賞的是他「十餘年來，持素民主義，不

欲於社會上獨佔特別階級」。不料十多年後，他的黨徒生怕他同於素民，竭力為他塑造一個特別階級，請他安安穩穩坐在裏面，種種封建制度都貢獻給他去獨享，他生前的形象完全給破壞了。

袁世凱頒授大勳位給孫中山，照例必附有授勳證書相伴著的。證書用泥金書寫，內文尊稱他為「前大總統」，由袁世凱親自簽名，按照授勳條例，勳位由大總統親自授予的，但孫中山敬謝不受，證書就放置在總統府裏成為歷史文物。此物下落如何，實為一有趣問題。一九四八年，薛大可在上海《正言報》寫「蒼松閣筆記」，中有一則，即記此事，我讀後才知道這個證書的下落。（薛大可字子奇，民國初年在北京辦報，也是洪憲餘孽，一度流寓香港，後來到了台灣，據聞死去久矣。）現在把薛文錄左：

中山既不受（大勳位），此證書置於總統府，後由袁氏幕府夏壽田君持以相贈。余認為名貴史料，珍藏至今。茲將證書原文錄出如下：

蓋聞赤松綠圖，古有尊崇之典；紅鷹金綬，今多投贈之文。實惟前大總統孫文，艱難卅載，奔走五洲，提挈華夏之群豪；蹤躡法美之盛軌，遂建共和基礎，肇造民國規模。本大總統依勳位令第一條，親授大勳位，以彰殊績。無前偉業，挽歷代慘黷之風；對天鴻庥，登斯民太平之世。此證，袁世凱。民國元年月日。

授勳證書，文辭典麗，居然有前清南書房侍從儒臣的氣息。

袁世凱時代的總統府裏，養著一批前清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而翰林更是一大堆，授勳孫中山證書的文字，也許出自秘書長梁士詒之手。（梁為光緒二十年翰林，夏壽田則為光緒廿四年榜眼，至於狀元夏同龢、王壽彭、劉春霖皆任秘書，人才甚盛）。

民國二年二月十二日，是當時稱為「南北統一紀念日」的，即是清隆裕太后簽署退位詔書之日，袁世凱紀念此日，亦舉行授勳典禮。梁士詒得勳二位。《梁燕孫先生年譜》記其事有云：

南北統一紀念日，授先生勳二位。其文為某名士手筆，淵雅可誦，茲錄於下：

蓋聞運邁雲雷，乃有非常之業；志安區宇，端資不世之才。秘書長梁士詒，識貫韜鈴，籌深帷幕，軼唐家之房杜，謀斷兼長；失漢室之蕭曹，指揮若定。敦槃會合，混群英雄猜忌之嫌；輪軌交通，肇一統車書之盛。尤念艱難之締造，彌懷密勿之經綸。本大總統依勳令第二條，授以勳二位，以嘉乃績。春風衣錦，慷慨登尉佗之台；天漢洗戈，巍峩式伏波之柱。

果然是淵雅可誦，所謂出某名士手筆，恐係夫子自道，我恐怕授孫中山的證書，其文也是出於梁秘書之手的，梁士詒的年譜又記他的四弟子訂得到袁世凱授以勳五位事。年譜民國三年條下，記事云：

正月一日，先生四弟子託授陸軍中將銜，勳五位，先是，項城恒訝先生不為子弟乞恩，以為其人不愛羈勒，其實先生向不喜人之夤緣攀附，非有他也。至是以保衛地方，協和諸將，異常出力，經人陳請，遂有此授，先生曾代力辭二次不獲。

士訐於二次革命時，以協和「諸將」，趕走陳炯明，取消獨立，有功，袁世凱於是年八月授以陸軍少將。

梁士詒不為子弟乞恩，袁世凱覺得有點奇怪，梁啟超託梁士詒為自己乞恩以娛親，恐怕袁世凱也不會覺得訝異。此乃人之常情也。

孫中山、黃興、吳稚暉都不接受總統授予的勳位，梁啟超卻寫信託梁士詒為他謀一個勳位，使老父高興一下，亦顯親揚名之道。從這兩件小事，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剛成立，建國偉人表面上口口聲聲同心協力要把國家弄好，骨子裏卻是互相猜忌，不信任，處處為自己的黨派打算。孫黃之拒勳位，梁啟超之求勳位，使我們可以見微知著。

梁啟超有一封親筆信寫給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，託他設法為他謀求勳位，這封信現在收入《梁譚玉櫻居士所藏書翰圖片影存》書中。這位女士是梁士詒的第八姨太太，前幾年在香港謝世，遺囑指定由蘇文擢先生編印此書。內容很是豐富，尤其是民國初年三山五岳人馬寫給她的家主梁士詒的信，使我讀後大樂，得知所未知，聞所未聞也，錄梁啟超信如下：

有私事欲一干託，家君壽日稱慶，甚思自獲一勳位，為娛親之助。誠知不免世俗之見，然揚顯之義，古人蓋亦有取焉。十年來文字鼓吹，於新邦肇造，不無微勞，即兩年來與亂黨相薄，亦間接為政府張目。若府錄其微庸，援張季老之例，有以寵之，俾得極舞綵之榮，則其感激，豈有涯涘。若兄審度謂為可請，乞以尊意婉陳，若謂無取，請置之。恃愛奉瀆，惶郝惶邦。燕兄大鑑，名心叩，付火。

梁啟超求勳位

函末無署名，還請閱後「付火」，豈知收信人偏偏珍惜任公先生的墨寶，為我們保存了七十多年，得與世人見面，誠一大快事也。任公先生的父親名寶鏜，字蓮澗。